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水經注卷首一



臣紀昀詳校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御製題酈道元水經注六韻有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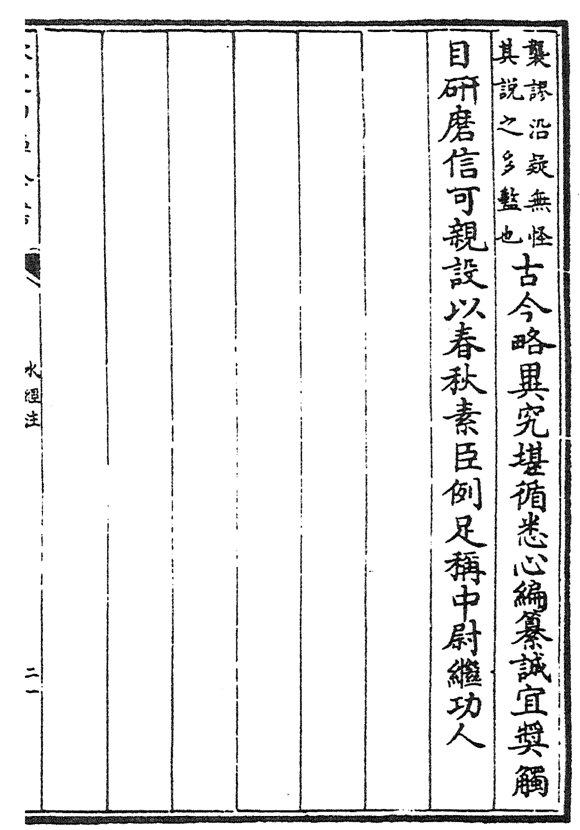
酈道元水經注自明至今惟朱謀㙔校本行世其文與杜佑通典樂史太平寰宇記所引經注往往不合多意為改竄殊失本來面目近因裒集永樂大典散見之書其中水經注雖多割裂而按目稽核全文具存尚可彙輯與今本相校既有異同且載道元自序一篇亦世所未見葢猶據宋人善本錄入茲經館臣排綴成編凡篇目混淆經注相錯者悉加釐訂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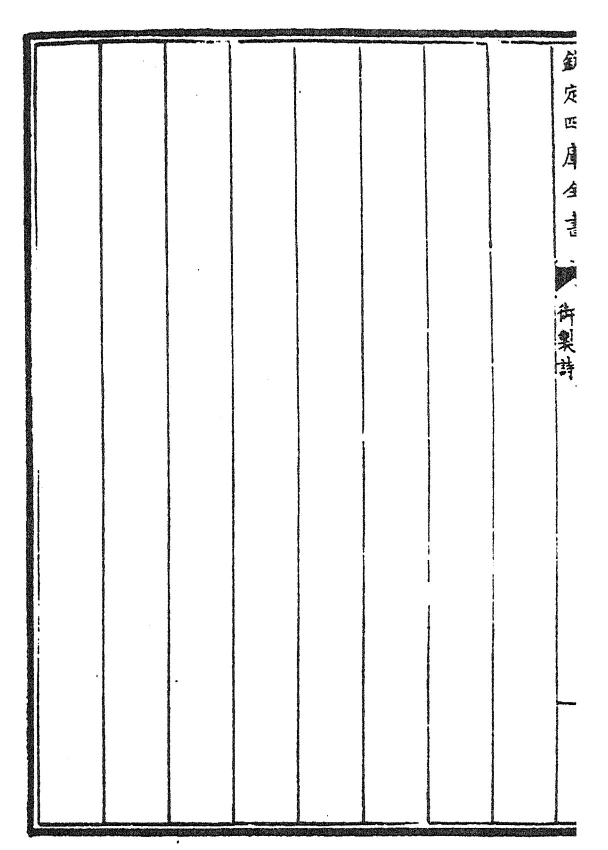
脫簡有自數字至四百餘字者亦並為補正以數百年叢殘缺佚之書一旦復還舊觀若隱有呵護者然亦藝林佳話也因題六韻紀之

檢書斷簡萃全珍自序猶存善長真卻以殘山將剩水竟如合浦與延津笑他割裂審無術永樂大典所載之書類多散入各韻分析破碎殊無體例是書亦其一也際此完成若有神南北少訛因未到酈道元仕于北魏雖曾出使闗中而足跡未嘗一至塞外故水經注中所載邊地諸水形勢未能盡合即如濡水之源流分合及所經郡縣多有訛舛至江淮以南地屬齊梁道元亦未親履其地詳為考訂祇據傳聞所及

襲謬沿疑無怪其說之多監也古今略異究堪循悉心編纂誠宜與厲

目研磨信可親設以春秋素臣例足稱中尉繼功人





欽定四庫全書

水經注卷首

御製熱河攷

攷水源而不親履其地晰其支派脈絡分合之由雖博綜載籍稽諸故老之流傳不能參互而訂其蹐襄或以熱河為濡水之源余固心疑之而未暇深攷夫濡水即灤河自多倫諾爾之北而來其源甚遠又折而東南數百里乃歷喀喇河屯又東南流數十里至鳳凰嶺熱河

乃南注會之不應其源反出于此蓋濡自有源而熱河又別有源是不容紊今秋駐山莊遣喀喇沁郡王拉特納錫第內大臣努三往尋熱河之源則得之于察罕陀羅海（蒙古語察罕謂白陀羅海謂首葢以山阜得名）其地距熱河二百里而羸流經固都爾呼達巴罕麓（蒙古語固都爾呼者伏行達巴罕者嶺也）遂名固都爾呼河西南至于中關東茅溝河水自玳瑁溝出西南流注之又合而南流賽音郭勒河水（蒙古謂好為賽音河為郭勒）自霍爾霍克（蒙古語謂熟食）達巴罕之三道溝出南流折而西

南與湯泉泉出山莊東北湯山合又西注之三源既匯又西南流

沿山莊東北歷錘峯下山莊行宮内亦有温泉流出匯

之于是始有熱河之名南流折而東復折而南入于灤

是則熱河乃會濡水而非濡源審矣酈道元水經注云

濡水又東南流武列水入焉其水三川派合西源曰西

藏水西南流東藏水注之東藏水出東谿西南流與中

藏水合又南右入西藏水故目其川曰三藏川又東南

流逕列谿謂之武列水東南歷石挺下層巒之上孤石

雲舉高可百餘仞其水合流入濡按道元所言石挺即今錘峯其曰三藏水即今固都爾呼茅溝賽音郭勒三源則熱河之為武列水無疑第古今異稱今人但知熱河而不知武列耳然所云三川合流之叙則不足据今敌固都爾呼為西源茅溝為中源賽音郭勒為東源西源自北而來先合中源又南始與東源合道元所謂西藏水又豈能越中藏而先與東藏合哉此其叙述錯綜已足滋惑而以中藏為先合東藏則又其顯然大謬者

也又如以濡水為經白檀北夫白檀乃今密雲實非濡水所經則誤以漢書地理志之洫水亦名鮑丘水即今潮河為濡又從而傅會之矣蓋徒尚耳食而未親履其地晰其支派脈絡分合之由毋怪乎其舛也或以為熱河既會濡而東入于海則謂之濡源亦無不可何須置辨是大不然夫江淮河濟何一不入于海而皆謂之海可乎昔禹貢載導河自積石或以為亦若江之岷山淮之桐柏矣及平定回部乃知河源自葱嶺以東之和闐葉爾羌諸

水豬為蒲昌海即鹽澤蒙古語謂之羅布諾爾伏流地中復出為星宿海蒙古語謂之鄂敦諾爾即元史誤譯為火敦腦兒者其水在枯爾坤之東昔皇祖遣使窮河源得之于此御製文以記其時回部未入版圖故止及星宿海也至積石始名黃河則大禹所記亦第就目所經見者而言道元又安能以所未經見者而一一詳訂其曲折也耶苟非命使親履其地烏知此之為是而彼之為非乎近勅儒臣輯熱河志故攷其源俾知所從事若夫濡水之源則更俟他日詳攷之

御製灤河濡水源攷證

濡水見史傳者凡五說文出故安入淶涑者涿郡之濡也廣輿記出易州窮獨山一名聖女水者易州之濡也竝音儒左傳出高陽者河間之濡也音而三水皆由天津入海此獨石口外之濡讀如難音與灤近其水自由永平府之樂亭縣入海與畿內三濡迥不相涉又水經注蒼梧之濡水出永豐縣濡山字亦音儒名亦適相同耳而惟灤河之濡水源遠流長雄于其四鄙道元水經注所云出禦夷鎮者也昨歲命方觀承考濡源委亦既繪其梗槩條分縷析而為之說矣然以漢文訓蒙古語未如同文韻統得字音之正而鄂博之類穿

鑿更甚蒙古語謂堆砌石以表祭處為鄂博方觀承乃書作峩較且引鄭氏及詩大雅之言證為較祭行路神之義鑿而謬矣曾為鄂博說以正其誤他如們綽克之為們催達巴罕之為大垻類此者不可枚舉難以一一為之辨訂也因命嚮導大臣努三挈方觀承所遺同知黃立隆者重循其源以至其委于是二千餘里之灤河曲折分合盡得其實因詳注其地名及諸水之匯流而酈道元歐陽修等並元史河渠志所載相舛誤者都為四條攷證如左夫江淮河濟中國之四瀆也其理大物博較之灤河濡水不啻倍蓰而禹貢以數語盡之玆注濡

水數千言猶有未盡焉古今相去不可及者如此蓋得其簡則足以提要而欲其詳反不免致繁抑以塞外中土語言不同人跡罕至斯固難易所由殊然則就同文韻統會中外而傳濡水之實詎不在此時乎哉

灤河源出獨石口外東北一百餘里巴延屯圖古爾山山為興安正榦自張家口向東至獨石口外為大山折而西北過上都城入于圍場之海喇堪與興安大嶺相連屬出泉處較興安山梁尤為特出山陽山陰樹木茂密與他山異信為名山山陽為民人居址山陰皆察哈爾蒙古游牧地四泉湧出名都爾本諾爾涓流曲折伏而復現

西北經訥克里和洛有小水自東注之又北經哈丹和碩之西噶爾都思台之水自東注之又曲折西北流至茂罕和碩自都爾本諾爾至此計七十餘里三道河自東來匯之其水一出摩霍爾達巴罕一出伊克達巴罕一出楚庫爾蘇達巴罕各相距十餘里匯為一河河流始暢又西北流復有二小水一自布爾噶蘇台一自克爾哈達先後來注之八十里經察罕格爾俗名西涼亭烏蘭河屯至上都店入多倫諾爾界又北流十餘里經淖海和碩折而東北二百五十餘里經博洛河屯至庫爾圖巴爾噶遜河屯

喀喇烏蘇自東注之又三十餘里至上都河屯上都即元開平府灤水經其城南故名上都河察罕諾爾自北注之又六十餘里經都什巴延珠爾克山至察罕鄂博東克伊綳河自東北來匯之河出興安山梁之陽南流伊克霍爾昆巴罕霍爾昆伊札爾三水自東注之西與海留台河合而為一入于上都河河水倍暢折而東南流十八里至磴口額爾德尼布拉克自西注之其水經多倫諾爾之北又十二里至大河口圖爾根伊札爾河自東北來匯之其水亦出興安山梁之陽迤邐西南流錫喇札拜自北入之又西南流摩霍爾伊札爾自東南入之匯注于此又南流七里沙岱布

拉克自西注之又折而西南流二里霍洛圖布拉克自東注之又九里海拉蘇台河自西注之又一里蒐集布拉克自東注之又南流一里渾齋布拉克亦自東注之又十里察罕郭勒自西注之又十一里什巴爾台河自東北注之其水出伊克空鄂洛鄂博西為木蘭圍場西界又折而西復折而南八里克籌布拉克自西注之又十七里經鴈北灘入四旗廳界布爾噶蘇台哈丹和碩河自西注之又十七里經半壁山又南經大廟灣折而東復折而西南五十八里頭

道河自西注之又二里羅密塔子亦自西注之轉而東南流三十二里至木廠又折而東流二十四里經韭菜梁又九十五里經小遼東至瓜地摩霍爾阿爾善所出之湯泉自南注之又二十七里經西屯庫爾奇勒河俗名小灤河自北來匯之其水出興安山梁之陽三支分引過托霍隆和洛合為一西南流會瑪尼圖卡倫哈朗圭達巴罕珠爾噶台海拉蘇台諸水折而東南會霍來郭勒哈爾渾諸水又噶拜卓索阿魯布拉克昂阿諸水復先後會之合為一河注于此自此遂名灤河又二十七里至郭家屯折而南流四十六里至大對山又折而東復折

而南屈曲行八十餘里至興隆莊入喀喇河屯界南流五十九里經五道河折而西西南流四十九里至張博灣興州河自西北來匯之其源出沙爾呼山西經土城子東南流曲注于此折而東流七十餘里經喀喇河屯繞行宮東流伊遜河自北來匯之其水發源圍場內西流經博洛河屯與伊瑪圖河合西南流屈折注此東南流三十四里至石門入熱河廳界又四十七里經鳳凰嶺固都爾呼河自東北來匯之其源出固都爾呼達巴罕西南流與茅溝河合又與賚音鄂勒河合三源既匯沿避暑山莊東北其水會茅溝後即與湯泉合至是行宮內亦有溫泉流出匯之遂名熱河水至此益

大折而南流四十三里白河自西注之此與發源瑪尼圖達巴罕經密雲縣會潮河之白河異又三十三里老牛河自東北注之又三十三里至滴水崖南二河自東注之又十里柳河自西注之又六里車河自西注之又三十餘里至門子哨入遷安縣界黄花川自西注之又三十二里清河自東注之又九里豹河自東北注之折而西流二十里經灤河灘又南流折而東復折而西經楊枝峪又東南流二十一里入潘家口折而東又折而西十里經走馬哨又二十四里

至漖河橋漖河自西注之又曲折東南流七十餘里至白布店恒河自西北注之又折而東流十餘里至煤峪口長河自東北注之又七十三里過平崖子清河自東北注之（此與黃花川南之清河異）折而南流二十餘里至峽口蛤螺河自東注之又二十九里過遷安縣西經黃臺山又二十三里折而東三里河自東注之（其河與二道泉合）又南流二十餘里經孤竹城（入盧龍縣界）又三十五里至合河口青龍河自東北來匯之（其源出特布克入桃林口復有一水自冷口來會之經永平府城西過虎

頭石入子灤河流至此勢益寬大又十一里繞雪峯寺又二十一里過武山西横河自西注之又三里至偏涼汀入灤州界又東南流五十六里過定流河入樂亭縣界又三十六里至老河口灤河故道今涸又西南流二十里至小河崖清河自西北注之此與黃花川南及平崖子之清河俱異又七里至石家圪灤自此分支名高密河常涸大雨時仍分流達海折而西南流五十餘里至新橋口入于海自河源至此約二千餘里

酈道元水經注云濡水出禦夷鎮東南按禦夷鎮爲北

魏六鎮之一其建鎮之所雖不可攷而魏太祖紀云築長城于長川之西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里又魏世祖破蠕蠕列置降人于漠南東至濡源西暨五原陰山分六鎮是禦夷居六鎮之東自獨石口外至開平皆其故地以今所攷上都河源方向核之道元所言非盡無稽惟云二源雙引夾山西北流則未能實辨都爾本諾爾為濡水正源而以夾山來會之三道河誤為濡源雙引其云出山合成一川則即今之茂罕和碩耳至云

又西北逕槃夷故城東其遺跡無可據惟以鎮北百四十里計之當在今烏蘭河屯之地其餘諸山水雖與今圖不能悉合然所云又北逕箕安山東屈而東北流似即今之多倫鄂博圖其云逕沙野西又逕沙野北則似指伊克們綽克至喀喇烏蘇一帶沙磧言之其云三泉隴次合為一水注呂泉水則似今之克伊綳河合伊克霍爾昆等三源也云逆流水則似今之伊札爾也云木林山水則似今之海雷台水也云又東盤泉水自西北

東南流注濡河則似今額爾德尼布拉克也又所云東南水流迴曲謂之曲河以今圖屈折形勢觀之蓋即今大河口自此以下道元即闕入白檀要陽按其地距所云會武列水之熱河境尚七百餘里漢時郡縣安得至此其舛尚何待深辨乎至云濡水又東南逕盧龍塞則為今之潘家口無疑其云塞道自無終東出渡濡水向林蘭陘東至清陘無終為今玉田林蘭陘蓋今喜峯口清陘即今冷口即此以證不特塞垣疆界了然即田疇

引曹操迴軍盧龍塞之處亦可得其大槩矣其自潘家口以内至入海處酈注所記州邑山水雖名稱今昔不同而以志乘訂之皆約略可數而未至大舛蓋道元于諸水源委詢攷綦詳故所言時有相合者惟未嘗親履其地且以漢言誌蒙古山水名目往往傳訛傳會更不免謬以千里則泥古而不知覈實之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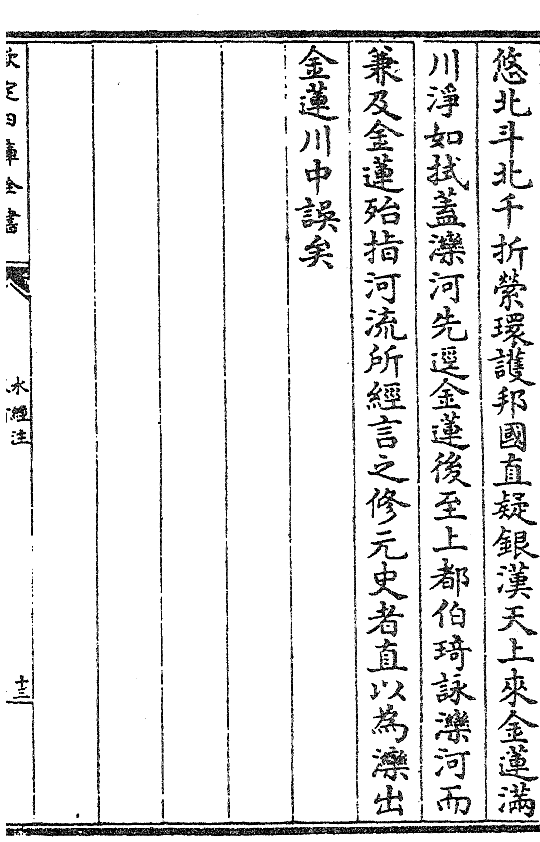
歐陽修云灤水出炭山東北胡三省通鑑注因之其後陳組綬職方圖攷顧祖禹方輿紀要皆從其說今攷獨

石口外無所謂炭山者惟巴延屯圖古爾山據努三云土人名其山為黑老山按昔人有謂濡水出黑龍山者龍老音轉承訛黑龍山之言似不為妄今巴延屯圖古爾山其陽石色黝黑所謂炭山或即指此而明統志乃以萬全縣南之炭山當之其地距獨石三百餘里則更風馬牛不相及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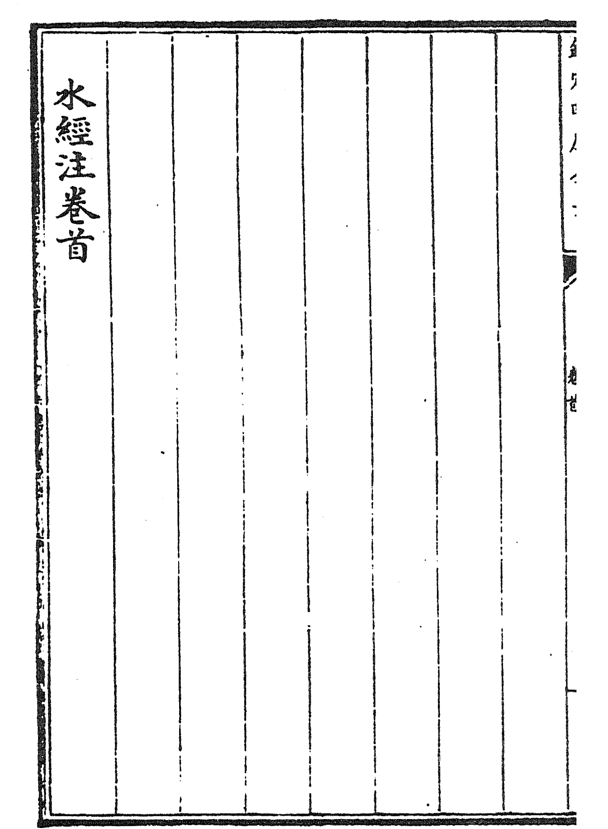
元史河渠志灤水出金蓮川中今獨石口外濡源相近處無所謂金蓮川者按金史地理志云桓州曷里滸東

川更名曰金蓮川又元史地理志云世祖命劉秉忠相
宅于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岡中統元年為開平府五年
加號上都即今之上都河屯正在灤水之北桓州尚在
其西攷元周伯琦扈從北行記云至失八兒秃地多泥
淖驛路至此相合地多異花有名金蓮花者似荷而黃
至察罕腦兒猶漢言白海也歷數驛始至桓州又王惲
中堂事記云灤野蓋金人駐夏金蓮云云攷其地皆與
上都河屯相近失八兒秃當為什巴爾台蒙古語泥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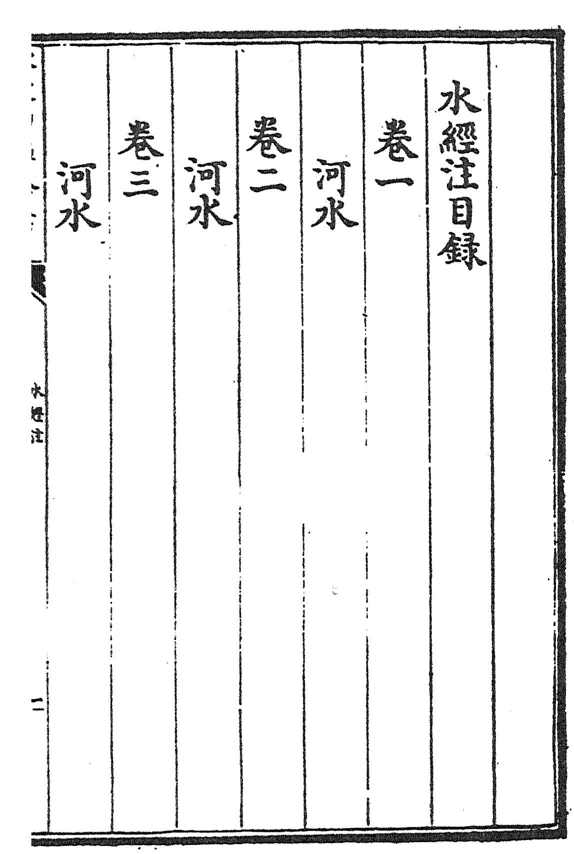
處也在上都西少北察罕腦兒當為察罕諾爾蒙古語白湖也在上都南少西金蓮川當在什巴爾台察罕諾爾之間元陳孚金蓮川詩云茫茫金蓮川日映山色赭昔人建離宮今存但古瓦蓋金時于此建景明宮為避暑之所許安仁疏有金蓮千里之外語以距京師道里計之亦相合又今什巴爾台少西北有和洛和山蓋即金史所謂曷里滸者川在其東去獨石口幾五百里其非濡源明甚周伯琦賦得灤河送蘇伯修詩云清灤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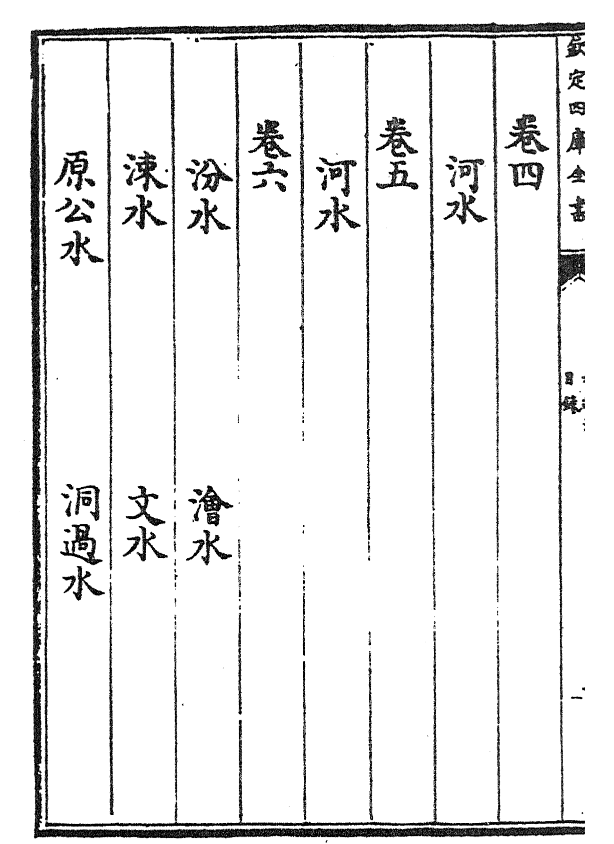
悠北斗北千折縈環護邦國直疑銀漢天上來金蓮滿川淨如拭蓋灤河先逕金蓮後至上都伯琦詠灤河而兼及金蓮殆指河流所經言之修元史者直以為灤出金蓮川中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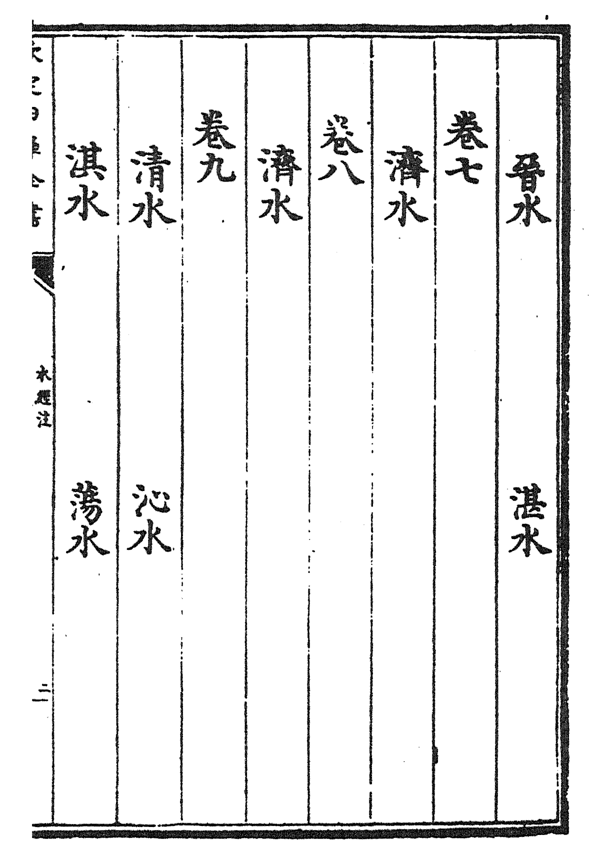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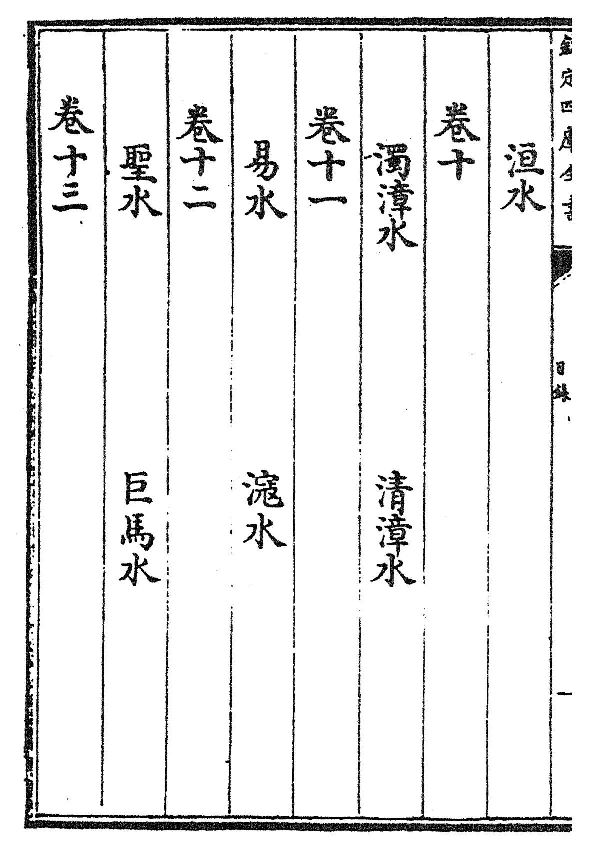
水經注卷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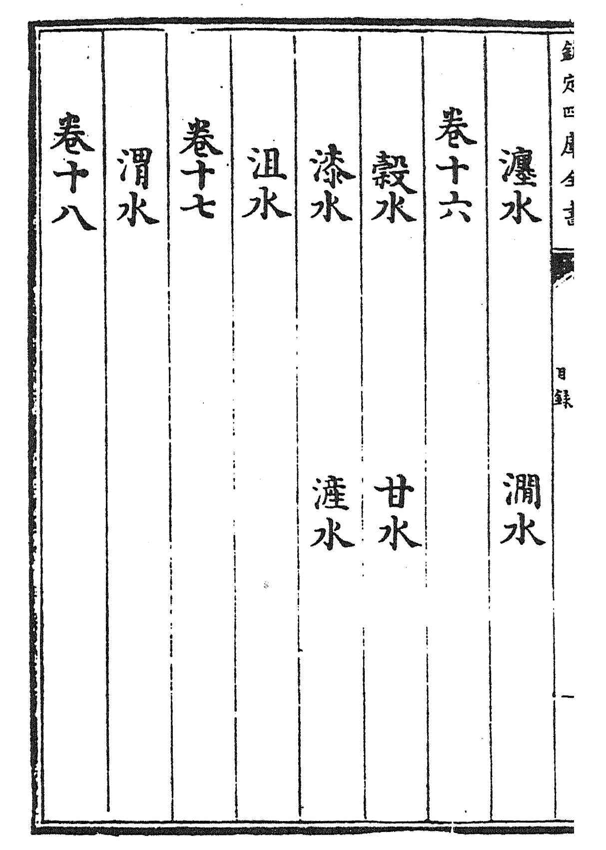


水經注目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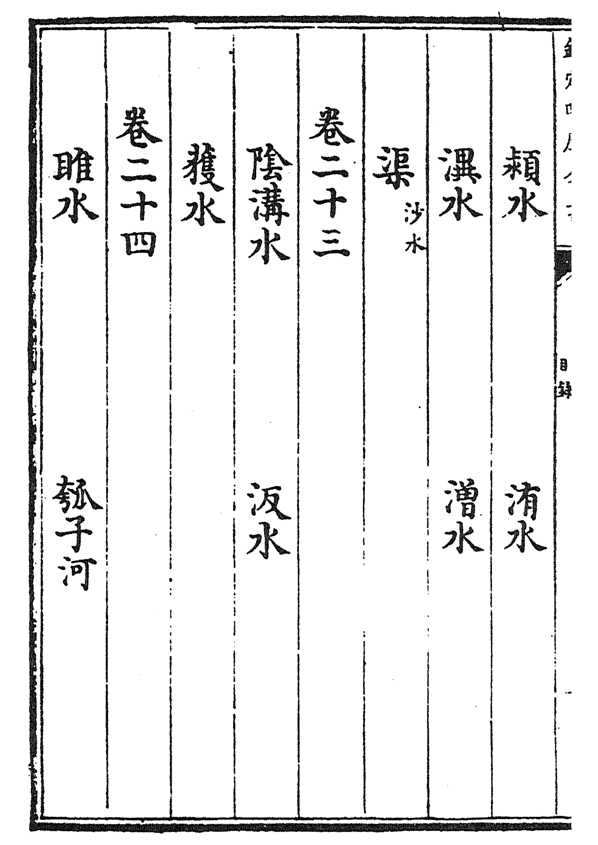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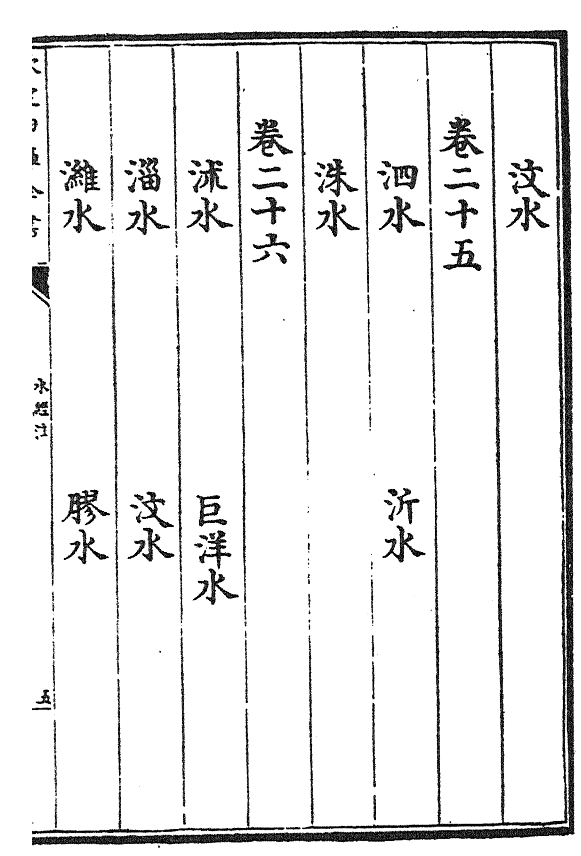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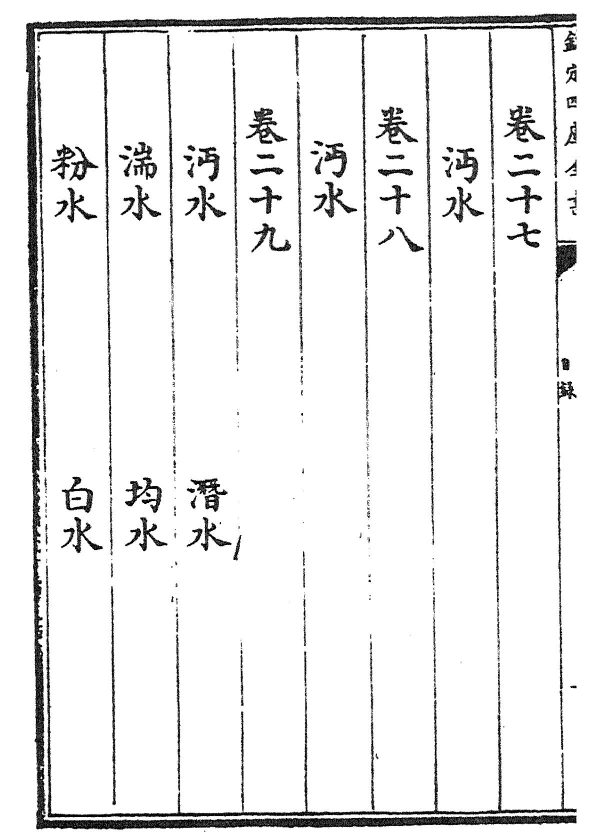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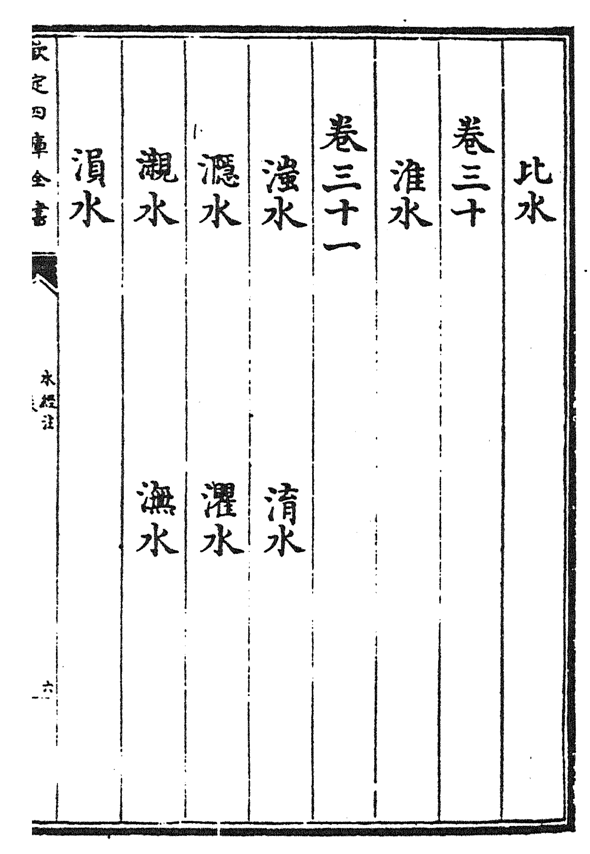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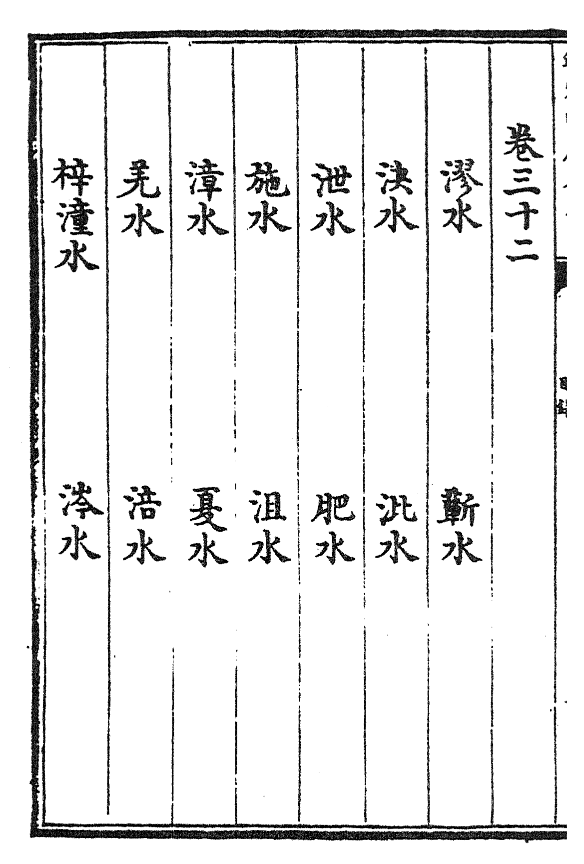
渭水
卷十九
渭水
卷二十
漾水　丹水
卷二十一
汝水
卷二十二











卷三十二

漻水　蘄水

決水　沘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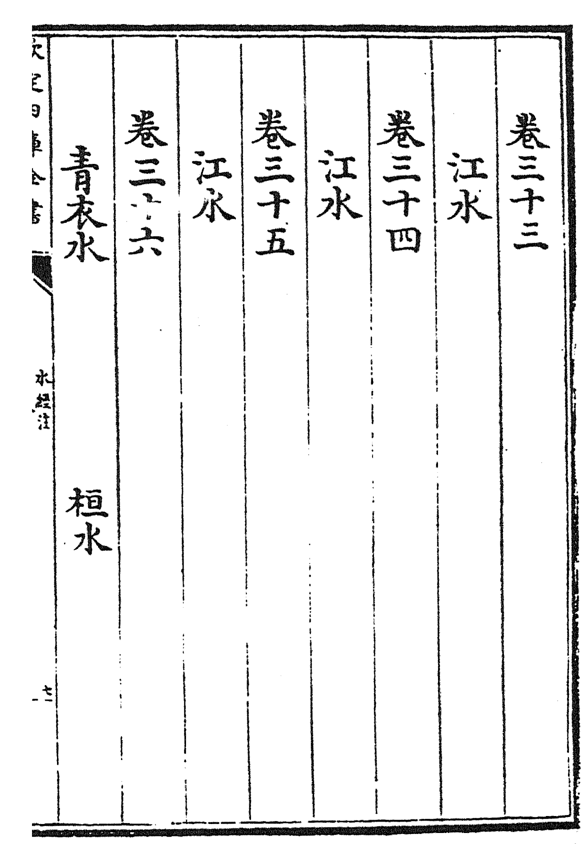
泄水　肥水

施水　沮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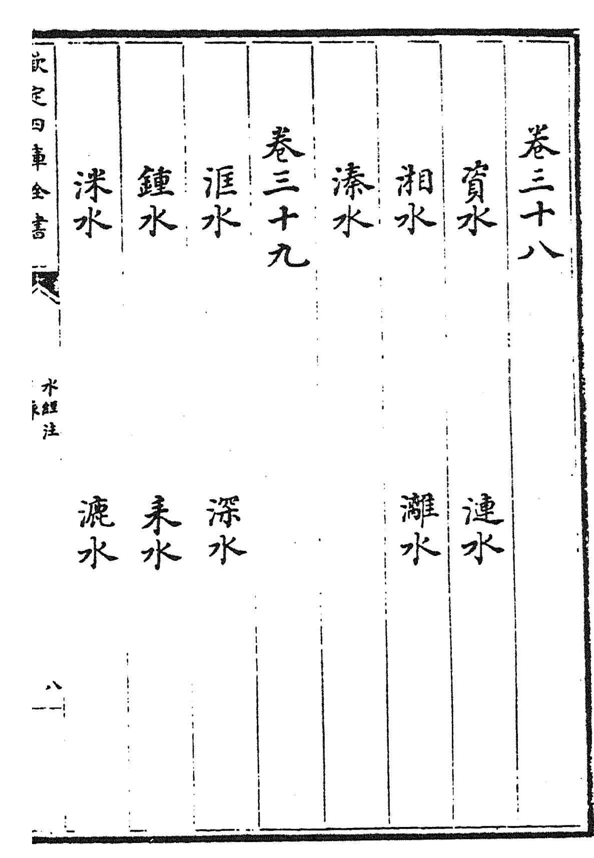
漳水　夏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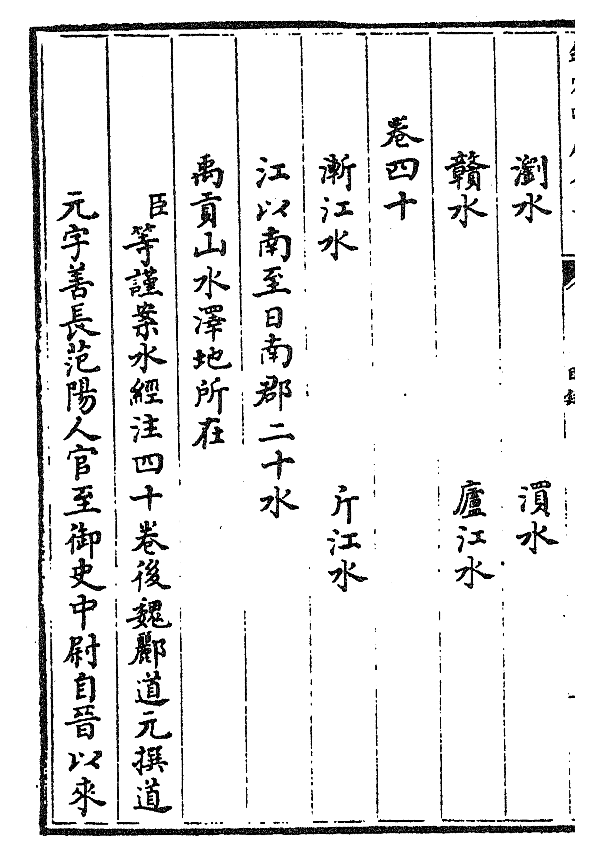
羌水　涪水

梓潼水　涔水



卷三十七





瀏水　溳水

贛水　廬江水

卷四十

漸江水　斤江水

江以南至日南郡二十水

禹貢山水澤地所在

臣等謹案水經注四十卷後魏酈道元撰道

元字善長范陽人官至御史中尉自晉以來

注水經者凡二家郭璞注三卷杜佑作通典
時猶見之今惟道元所注存崇文總目稱其
中已佚五卷故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所
引滹沱水涇水洛水皆不見于今書然今書
仍作四十卷疑後人分析以足原數也是書
自明以來絕無善本惟朱謀㙔所校盛行于
世而舛謬亦復相仍今以永樂大典所引各
按水名逐條參校非惟字句之譌層出疊見

其中脫簡有自數十字至四百餘字者其道元自序一篇諸本皆佚亦惟永樂大典僅存蓋當時所據猶屬宋槧善本也謹排比原文與近本鉤稽校勘凡補其闕漏者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删其妄增者一千四百四十八字正其臆改者三千七百一十五字神明煥然頓還舊觀三四百年之疑竇一旦曠若發蒙是皆我

皇上稽古右文經籍道盛娜嬛宛委之祕嚮然並

臻遂使前代遺編幸逢

昌運發其光于蠧簡之中若有神物撝呵以待

聖朝而出者是亦曠世之一遇矣至于經文注語

諸本率多混淆今考驗舊文得其端緒凡水

道所經之地經則云過注則云逕經則統舉

都會注則兼及繁碎地名凡一水之名經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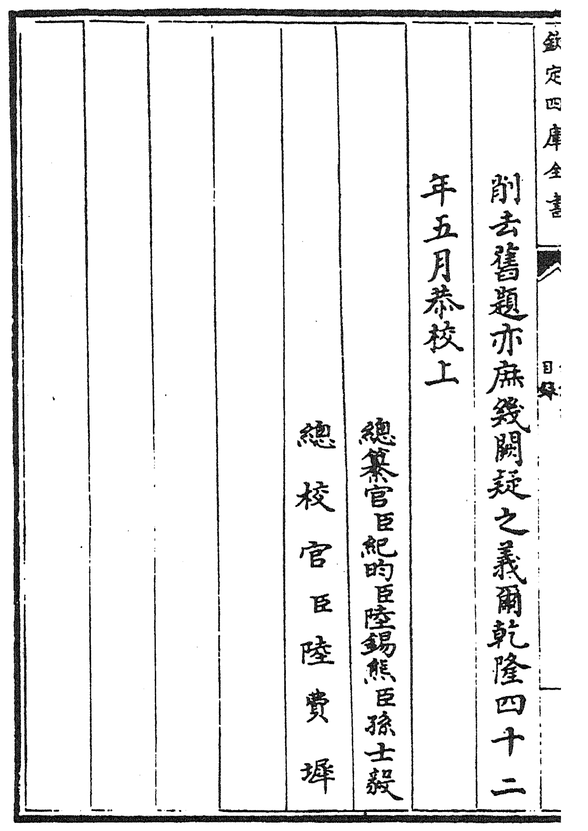
首句標明後不重舉注則文多旁涉必重舉

其名以更端凡書内郡縣經則但舉當時之名注則兼考故城之迹皆尋其義例一一釐定各以案語附于下方至塞外羣流江南諸派道元足跡皆所未經故于灤河之正源三藏水之次序白檀要陽之建置俱不免附會乖錯甚至以浙江妄合姚江尤爲傳聞失實

自我

皇上命使履視盡得其脈絡曲折之詳

御製熱河考灤源考證諸篇爲之抉摘舛謬條分
縷擘足以訂千秋耳食沿訛謹錄弁簡端永
昭定論又水經作者唐書題曰桑欽然班固
甞引欽説與此經文異道元注亦引欽所作
地理志不曰水經觀其涪水條中稱廣漢已
爲廣魏則決非漢時鍾水條中稱晉寧仍曰
魏寧則未及晉代推尋文句大抵三國時人
今既得道元原序知並無桑欽之文則據以



削去舊題亦麻錢闕疑之義爾乾隆四十二

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酈道元水經注原序

序曰易稱天以一生水故氣微于北方而為物之先也玄中記曰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載地高下無所不至萬物無所不潤及其氣流屆石精薄膚寸不崇朝而澤合靈宇者神莫與竝矣是以達者不能測其淵沖而盡其鴻深也昔大禹記著山海周而不備地理誌其所錄簡而不周尚書本紀與職方俱略都賦所述裁不宣意水經雖粗綴津緒又闕旁通所謂各言其志而罕能備

其宣導者矣今尋圖訪蹟者極聆州域之說而涉土遊
方者寡能達其津照縱髣髴前聞不能不猶深屏營也
余少無尋山之趣長違問津之性識絶深經道淪要博
進無訪一知二之機退無觀隅三反之慧獨學無聞古
人傷其孤陋捐喪辭書達士嗟其面牆默室求深閉舟
問遠故亦難矣然毫管闚天歷筩時昭飲河酌海從性
斯畢竊以多暇空傾歳月輒述水經布廣前文大傳曰
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歸于海脉其枝流之吐納診其

沿路之所躔訪瀆搜渠緝而綴之經有謬誤者考以附正文所不載非經水常源者不在記注之限但緜古芒昧華戎代襲郭邑空傾川流戕改殊名異目世乃不同川渠隱顯書圖自負或亂流而攝詭號或直絕而生通稱枉渚交奇洄湍決澓躔絡枝煩條貫系影十二經通尚或難言輕流細漾固難辯究正可自獻逕見之心備陳輿徒之說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所以撰證本經附其枝要者庶備忘誤之私求其尋省之易

水經注卷一

後魏 酈道元 撰

河水（案二字原本誤連經文今改正近刻河水下有一二等字乃明人臆加今刪去）

崑崙墟在西北

三成為崑崙丘崑崙說曰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桐（案桐近刻訛作松）二曰玄圃一名閬風上曰層城（案層近刻作增）一名天庭是為太帝之居

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

禹本紀與此同高誘稱河出崑山伏流地中萬三千里禹導而通之出積石山按山海經自崑崙至積石千七百四十里（案近刻千上有一字）自積石出隴西郡至洛準地志可五千餘里又按穆天子傳天子自崑山（案近刻作崑崙山）入于宗周乃里西土之數自宗周瀍水以西（案近刻作以西北行北字）至于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陽紆西至河首四千里合七千四百里外國圖又

云從大晉國正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諸仙居之數說不同道阻且長經記緜褫（案近刻訛作遷記緜褫）水陸路殊徑復不同淺見末聞非所詳究不能不聊述聞見以誌差違也

其高萬一千里

山海經稱方八百里高萬仞郭景純以為自上二千五百餘里淮南子稱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三尺六寸（案三尺近刻訛作二尺）

河水

春秋說題辭曰河之爲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釋名曰河下也隨地下處而通流也考異郵曰河者水之氣四瀆之精也所以流化元命苞曰五行始焉萬物之所由生元氣之腠液也管子曰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案近刻脫如字）故曰水具財也（案具上近刻有其字衍）五害之屬（案近刻脫此四字）水最爲大（案近刻水上有而字衍）水有大小有遠近水出山而流入海者命曰經水引

佗水入于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出于地溝流于大水及于海者又命曰川水也莊子曰秋水時至百川灌河經流之大孝經援神契曰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新論曰四瀆之源河最高而長從高注下水流激峻故其流急徐幹齊都賦曰川瀆則洪河洋洋發源崑崙九流分逝案逝近刻訛作遊北朝滄淵驚波沛厲浮沫揚奔案浮近刻訛作望風俗通曰江河淮濟為四瀆案近刻河字在淮字下瀆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白虎通曰其德著大

故稱瀆釋名曰瀆獨也各獨出其所而入海

出其東北陬

山海經曰崑崙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爾雅曰河出崑崙虛（案近刻脫此五字）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物理論曰河色黃者衆川之流蓋濁之也（案此十六字當是注內之小注故雜在所引爾雅之間書內如此類者甚多）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矣漢大司馬張仲議曰（案漢書大司馬史長安張戎師古曰新論云字仲功此脫史字功字）河水濁清澄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引

河溉田令河不通利案令近刻訛作今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河決以其噎不洩也禁民勿復引河是黄河兼濁河之名矣述征記曰盟津河津恒濁方江為狹比淮濟為闊寒則冰厚數丈冰始合車馬不敢過要須狐行云此物善聽冰下無水乃過人見狐行方渡余按風俗通云里語稱狐欲渡河無如尾何且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説亦未必一如緣生之言也

屈從其東南流入渤海案入下近刻有于字

山海經曰南即從極之淵也一曰中極之淵深三百仞惟馮夷都焉括地圖曰馮夷恒乘雲車駕二龍案此十三字當亦是注內之小注故雜在所引山海經之間

河水又出于陽紆陵門之山而注于馮逸之山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陽紆之山河伯馮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天子乃沈珪璧禮焉河伯乃與天子披圖視典以觀天子之寶器玉果璇珠燭銀金膏等物皆河圖所載河伯以禮穆王視圖方乃導以西邁矣粤在伏羲受龍馬圖于

河八卦是也故命歷序曰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後堯壇于河受龍圖作握河記逮虞舜夏商咸亦受焉李尤盟津銘洋洋河水朝宗于海徑自中州龍圖所在淮南子曰昔禹治洪水具禱陽紆葢于此也高誘以為陽紆秦藪非也釋氏西域記曰阿耨達太山其上有大淵水宮殿樓觀甚大焉山即崑崙山也穆天子傳曰天子升于崑崙觀黄帝之宮而封豐隆之葬案近刻作升崑崙封豐隆之葬豐隆雷公也黄

帝宮（案此三字近刻訛作雷電龍）即阿耨達宮也其山出六大水山西有大水名新頭河郭義恭廣志曰甘水也在西域之東名曰新陶水山在天竺國西水甘故曰甘水有石鹽白如水精大段則破而用之（案大段朱謀㙔云當作火煅非）康泰曰安息月氏天竺至伽那調御皆仰此鹽釋法顯曰度葱嶺已入北天竺境于此順嶺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艱阻崖岸險絕其山惟石壁立千仞臨之目眩欲進則投足無所下有水名新頭河昔人有鑿石

通路施倚梯者凡度七百梯度已案近刻訛作凡躡度七百度梯已躡

懸絙過河河兩岸相去咸八十步九譯所絕漢之張

騫甘英皆不至也余診諸史傳即所謂罽賓之境有

盤石之隥道狹尺餘行者騎步相持絙橋相引二十

許里案漢書今本作二千餘里千字誤當以此為正方到懸度阻險危害不

可勝言郭義恭曰烏秅之西有懸度之國山溪不通

引繩而度故國得其名也其人山居佃于石壁間累

石為室民接手而飲所謂猨飲也有白草案近刻訛作白羊原

本及漢書作白草小步馬有驢無牛是其懸度乎釋法顯又言度河便到烏長國案長近刻作萇烏長國即是北天竺佛所到國也佛遺足跡于此其跡長短在人心念至今猶爾及曬衣石尚在新頭河又西南流屈而東南流逕中天竺國兩岸平地有國名毗荼佛法興盛又逕蒱那般河案近刻脫般字河邊左右有二十僧伽藍此水逕摩頭羅國案逕字下近刻衍流逕二字而下合新頭河自河以西天竺諸國自是以南皆為中國人民殷富中國者服

食與中國同故名之為中國也泥洹已來聖衆所行威儀法則相承不絕自新頭河至南天竺國迄于南海四萬里也案近刻四下有五字釋氏西域記曰新頭河經罽賓犍越摩訶剌諸國而入南海是也案訶近刻訛作河阿耨達山西南有水名遙奴山西南小東有水名薩罕小東有水名恒伽此三水同出一山俱入恒水康泰扶南傳曰恒水之源乃極西北出崑崙山中有五大源諸水分流皆由此五大源枝扈黎大江出山西北流

東南注大海枝扈黎即恒水也故釋氏西域記有恒曲之目恒北有四國最西頭恒曲中者是也有拘夷那褐國（案褐近刻作竭下同）法顯傳曰恒水東南流逕拘夷那褐國南城北雙樹間有希連禪河河邊世尊于此北首般泥洹分舍利處支僧載外國事曰佛泥洹後天人以新白緤裹佛以香花供養滿七日盛以金棺送出王宮度一小水水名醯蘭那去王宮可三里許在宮北以旃檀木為薪天人各以火燒薪薪了不燃大

迦葉從流沙還不勝悲號感動天地從是之後他薪不燒而自燃也王斂舍利用金作斗量得八斛四斗諸國王天龍神王各得少許齎還本國以造佛寺阿育王起浮屠于佛泥洹處雙樹及塔今無復有也此樹名娑羅樹案娑羅近刻訛作婆羅其樹花名娑羅佉也案佉近刻訛作法此花色白如霜雪香無比也竺枝扶南記曰案枝原本訛作芝林楊國去金陳國步道二千里車馬行無水道舉國事佛有一道人命過燒葬燒之數千束樵故

坐火中乃更著石室中從來六十餘年尸如故不朽竺枝目見之案目近刻訛作自夫金剛常住是明永存舍利刹見案刹近刻訛作刹畢天不朽所謂智空罔窮大覺難測者矣其水亂流注于恒案近刻脱注字恒水又東逕毗舍利城北案利近刻訛作離釋氏西域記曰毗舍利維邪離國也支僧載外國事曰維邪離國去王舍城五十由旬案十近刻訛作千城周圓三由旬維詰家在大城裏宮之南去宮七里許屋宇壞盡惟見處所爾釋法顯云城北有

大林重閣佛住于此本奄婆羅女家施佛起塔也案奄近刻作菴城之西北三里塔名放弓仗恒水上流有一國國王小夫人案近刻作有一國王王小夫人生肉胎大夫人妒之言汝之生不祥之徵即盛以木函擲恒水中下流有國王遊觀見水上木函開看見千小兒端正殊好案好近刻作特王取養之遂長大甚勇健所往征伐無不摧服案服近刻作伏次欲伐父王本國王大愁憂小夫人問何故愁憂王曰彼國王有千子勇健無比欲來伐吾國是以

愁爾小夫人言勿愁但于城西作高樓案西近刻作東賊來時上我置樓上案此五字近刻作置我樓上四字則我能卻之王如是言賊到小夫人于樓上語賊云汝是我子何故反作逆事賊曰汝是何人云是我母小夫人曰汝等若不信者盡張口仰向小夫人即以兩手捋乳案捋近刻作捋乳作五百道俱墮千子口中賊知是母即放弓仗父母作是思惟案父母近刻作二父王皆得辟支佛今其塔猶在案其近刻作二後世尊成道告諸弟子是吾昔時放弓仗處

後人得知于此處立塔故以名焉千小兒者即賢刼千佛也釋氏西域記曰恒曲中次東有僧迦扇奈揭城（案近刻僧訛作申又城下衍也字）佛下三道寶階國也（案近刻脫道字）法顯傳曰恒水東南流逕僧迦施國南佛自忉利天東下三道寶階為母說法處寶階既沒阿育王于寶階處作塔後作石柱柱上作師子像外道少信師子為吼怖效心誠（案近刻作怖懼心伏）恒水又東逕罽賓饒夷城城南接恒水（案近刻作饒夷城南南接恒水）城之西北六七里恒水北

岸佛為諸弟子説法處恒水又東南逕沙祇國北出沙祇城南門道東佛嚼楊枝刺土中生長七尺不增不減今猶尚在恒水又東南逕迦維羅衛城北故淨王宫也案故下近刻衍曰字城東五十里有王園園有池水夫人入池洗浴出北岸二十步案出下近刻有池字東向舉手扳樹生太子案扳近刻作攀下同太子墮地行七步二龍吐水浴太子遂成井池衆僧所汲養也太子與難陀等撲象角力射箭入地今有泉水行旅所資飲也釋氏西域

記曰城北三里恒水上父王迎佛處作浮圖作父抱佛像案父近刻訛作佛外國事曰迦維羅越國案羅衛羅越互相通稱今無復王也城池荒穢惟有空處有優婆塞姓釋可二十餘家是昔淨王之苗裔故為四姓住在故城中為優婆塞故尚精進猶有古風彼日浮圖壞盡條王彌更修治一浮圖私訶條王送物助成案送近刻訛作进今有十二道人住其中太子始生時妙后所扳樹樹名須訶案近刻訛訶字阿育王以青石作后扳生太子像昔樹

無復有後諸沙門取昔樹栽種之展轉相承到今樹枝如昔尚蔭石像又太子見行七步足跡今日文理見存阿育王以青石挾足跡兩邊復以一長青石覆上國人今日恒以香花供養尚見足七形文理分明今雖有石覆無異或人復以數重吉貝重覆貼著石上逾更明也案吉貝近刻訛作古具太子生時以龍王夾太子左右吐水浴太子見一龍吐水煖一龍吐水冷遂成二池今尚一冷一煖矣太子未出家前十日出往王

田閻浮樹下坐樹神以七寶奉太子太子不受于是
思惟欲出家也王田去宮一據據者案一據下近刻訛作據左一據據右六字晉言十里也太子以三月十五日夜出家四天
王來迎各捧馬足爾時諸神天人側塞空中散天香
花此時以至河南摩強水即于此水邊作沙門河南
摩強水在迦維羅越北相去十由旬此水在羅閱祇
瓶沙國相去三十由旬菩薩于是暫過瓶沙王出見
菩薩菩薩于瓶沙隨樓那果園中住一日日暮便去

半達鉢愁宿半達晉言白也鉢愁晉言山也白山北去瓶沙國十里明旦便去暮宿曇蘭山去白山六由旬于是經諸貝多樹案經近刻訛作逕貝多樹在閱祇北案在下近刻有貝多二字去曇蘭山二十里太子年二十九出家三十五得道此言與經異故記所不同竺法維曰迦維衛國案近刻作迦維國脫衛字佛所生天竺國也三千日月萬二千天地之中央也康泰扶南傳曰昔范旃時有嘾楊國人家翔梨嘗從其本國到天竺展轉流賈至扶南

為旃說天竺土俗道法流通金寶委積案委近刻訛作安山川饒沃恣所欲案恣下近刻衍其字左右大國世尊重之旃問云案云近刻訛作之今去何時可到幾年可回梨言天竺去此可三萬餘里往還可三年踰及行四年方返以為天地之中也案地近刻訛作竺恒水又東逕藍莫塔塔邊有池池中龍守護之阿育王欲破塔作八萬四千塔悟龍王所供知非世有遂止此中空荒無人案近刻脫此中二字空荒作荒蕪羣象以鼻取水灑地若蒼梧會稽象耕鳥耘

矣恒水又東至五河口案近刻河下有合字盖五水所會非所詳矣阿難從摩竭國向毗舍利案舍利原本訛作舍離欲般泥洹諸天告阿闍世王王追至河上案此句下近刻有毗舍離諸四字乃衍文梨車聞阿難來亦復來迎俱到河上阿難思惟前則阿闍世王致恨卻則梨車復怨即于中河入火光三昧燒具兩般泥洹案具兩近刻訛作身而身二分分各在一岸二王各持半舍利還起二塔渡河南下一由巡案由巡即由旬書內通用近刻訛作由延到摩竭提國巴連弗邑案弗近刻作佛邑

即是阿育王所治之城城中宮殿皆起牆闕雕文刻鏤累大石作山山下作石室長三丈廣二丈高丈餘有大乘婆羅門子名羅汰私婆亦名文殊師利住此城裏爽悟多智事無不達以清淨自居國王宗敬師事之賴此一人宏宣佛法外不能陵凡諸國中案原本及近刻竝訛作中國今改正惟此城為大民人富盛競行仁義阿育王壞七塔作八萬四千塔最初作大塔在城南二里餘案二近刻作三此塔前有佛跡起精舍北戶向塔案北戶近刻作

户北塔南有石柱大四五圍（案此四字近刻訛作圍丈四五）高三丈餘上有銘題云阿育王以閻浮提布施四方僧還以錢贖塔塔北三百步（案近刻脱一塔字作北三四百步）阿育王于此作泥犂城城中有石柱（案近刻脱一城字）亦高三丈餘上有師子柱有銘記作泥犂城因緣及年數日月恒水又東南逕小孤石山山頭有石室石室南向佛昔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一一以指畫石（案此句原本脱畫石二字據近刻補）畫跡故在恒水又西逕王舍新城是阿闍

世王所造出城南四里入谷至五山裏五山周圍狀若城郭即是蓱沙王舊城也（案瓶沙蓱沙互相通用）東西五六里南北七八里阿闍世王始欲害佛處其城空荒又無人徑入谷傳山（案傳近刻訛作搏）東南上十五里到耆闍崛山未至頂三里有石窟南向佛坐禪處西北四十步（案四近刻作三）復有一石窟阿難坐禪處夭魔波旬化作雕鷲恐阿難（案夭妖通近刻訛作天）佛以神力隔石舒手摩阿難肩怖即得止鳥跡手孔悉存故曰雕鷲窟也其山

峰秀端嚴是五山之最高也釋氏西域記云耆闍崛山在阿耨達王舍城東北西望其山有兩峰雙立相去二三里中道鷲鳥常居其嶺土人號曰耆闍崛山胡語耆闍鷲也（案胡語二字近刻訛在又竺法維云下此處作山名耆闍鷲也）又竺法維云羅閱祇國有靈鷲山胡語云耆闍崛山山是青石石頭似鷲鳥（案近刻脫一石字）阿育王使人鑿石假安兩翼兩脚鑿治其身今見存遠望似鷲鳥形故曰靈鷲山也數說不同遠邇亦異今以法顯親宿其山誦

首楞嚴香華供養闔見之宗也又西逕迦耶城南三十里案近刻迦作伽三作二到佛苦行六年坐樹處有林木西行三里到佛入水洗浴天王按樹枝得扳出池處又北行二里得彌家女奉佛乳糜處從此北行二里佛于一大樹下石上東向坐食糜處樹石悉在廣長六尺高減二尺國中寒暑均調樹木或數千歲乃至萬歲從此東北行二十里到一石窟菩薩入中西向結跏趺坐心念若我成道當有神驗石壁上即有佛影

見長三尺許今猶明亮時天地大動諸天在空言此非過去當來諸佛成道處去此西南行減半由旬（案旬）

（近刻作延）貝多樹下是過去當來諸佛成道處諸天導引菩薩起行離樹三十步天授吉祥草菩薩受之復行十五步五百青雀飛來繞菩薩三帀西去（案西近刻作而）菩薩前到貝多樹下敷吉祥草東向而坐時魔王遣三玉女從北來試菩薩（案近刻無此二字）魔王自從南來（案近刻下有試字）菩薩以足指按地魔兵卻散三女變為老姥不

自服（案朱謀瑋云不字上疑脫一莫字）佛于尼拘律樹下方石上東向坐（案有兩峰雙立兩字起至此句向字止黄省曾刻訛在後即是佛外祖國也祖字下國字上原本不誤）梵天來詣佛處（案詣近刻訛作諸）四天王捧鉢處皆立塔外國事曰毗婆梨佛在此一樹下六年長者女以金鉢盛乳糜上佛佛得乳糜住足尼連禪河浴（案近刻脫禪字）浴竟于河邊啜糜竟擲鉢水中逆流百步鉢没河中（案没近刻訛作投）迦梨郊龍王接取在宫供養先三佛鉢亦見佛于河傍坐摩訶菩提樹摩訶菩提樹去貝多

樹二里于此樹下七日思惟道成魔兵試佛釋氏西
域記曰尼連水南注恒水水西有佛樹佛于此苦行
日食糜六年西去城五里許樹東河上即佛入水浴
處東上岸尼拘律樹下坐修案拘律近刻作衢立舍女上糜于
此于是西度水于六年樹南貝多樹下坐降魔得佛
也佛圖調曰佛樹中枯其來時更生枝葉竺法維曰
六年樹去佛樹五里書其異也法顯從此東南行還
巴連弗邑順恒水西下得一精舍名曠野佛所住處

復順恒水西下到迦尸國波羅柰城竺法維曰波羅柰國在迦維羅衛國南千二百里中間有恒水東南流佛轉法輪處在國北二十里樹名春浮維摩所處也法顯曰城之東北十里許即鹿野苑本辟支佛住此常有野鹿棲宿故以名焉法顯從此還居巴連弗邑又順恒水東行其南岸有瞻婆大國釋氏西域記曰恒曲次東有瞻婆國城南有卜佉蘭池案近刻訛作有佉下蘭池恒水在北案近刻訛作池水恒在北佛下說戒處也案下近刻訛作不

恒水又逕波麗國即是佛外祖國也法顯曰恒水又東到多摩梨靬國案靬近刻訛作帝下同即是海口也釋氏西域記曰大秦一名梨靬康泰扶南傳曰從迦那調洲西南入大灣可七八百里乃到枝扈黎大江口度江逕西行極大秦也又云發拘利口入大灣中正西北入可一年餘得天竺江口名恒水江口有國號擔袟案袟近刻作袂屬天竺遣黄門字興為擔袟王釋氏西域記曰恒水東流入東海蓋二水所注兩海所納自為東

西也釋氏論佛圖調列山海經曰案近刻脫調字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又曰鍾山西六百里有崑崙山所出五水祖以佛圖調傳也又近推得康泰扶南傳傳崑崙山正與調合如傳自交州至天竺最近泰傳亦知阿耨達山是崑崙山釋云賴得調傳豁然為解乃宣為西域圖以語法汰法汰以常見怪謂漢來諸名人不應河在敦煌南數千里而不知崑崙所在也案河近刻訛作何釋氏復書曰案近

刻訛作日按穆天子傳穆王于崑崙側瑤池上觴西王母云去宗周瀍澗萬有一千一百里何得不如調言子今見秦傳非為前人不知也而今以後乃知崑崙山為無熱丘何云乃胡國外乎余考釋氏之言未為佳證穆天子竹書及山海經皆埋緼歲久編韋稀絕書策落次難以緝綴後人假合多差遠意至欲訪地脈川案欲近刻作若不與經符驗程准途故自無會釋氏不復根其衆歸之鴻致案衆近刻作艱陳其細趣以辨其非非所

安也今按山海經曰崑崙墟在西北帝之下都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面有九井以玉為檻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郭璞曰此自別有小崑崙也又按淮南之書崑崙之上有木禾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案近刻脫在其西三字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旁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旁有九井玉橫維其西北隅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傾宮旋室

縣圃凉風樊桐在崑崙閶闔之中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黄水黄水三周復其源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河水出其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凡此四水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凉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玄圃之山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禹乃以息土填鴻水以為名山掘崑崙虚以為下地高誘曰地或作池案此

下近刻有山海經曰不周之山不周之北門以納不周之風十九字考山海經中言不周之山者亦無此語當是行文則以髣髴近佛圖調之說阿耨達六水葱嶺于闐二水之限案佛圖調近刻訛作浮圖調與經史諸書全相乖異又按十洲記案近刻訛作十三洲說崑崙山案山下近刻衍也字在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案北近刻訛作東去岸十三萬里有弱水周帀繞山案近刻作周迴繞帀山字屬下句東南接積石圃西北接北戶之室東北臨大闊之井案闊近刻作活西南近承淵之谷案近近刻作至此四角大山實崑崙之支輔也積石

圃南頭昔西王母告周穆王云去咸陽四十六萬里山高平地三萬六千里上有三角面方廣萬里形如偃盆下狹上廣案近刻脫下狹二字故曰崑崙山有三角其一角正北干辰星之輝案干近刻訛作于名曰閬風巔其一角正西名曰玄圃臺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處有積金爲天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其北戸山案山近刻訛作出承淵山又有墉城金臺玉樓相似如一淵精之闕光碧之堂瓊華之室紫翠丹房

景燭日暉案近刻作錦雲燭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治真官仙靈之所宗上通旋機案近刻作璿璣元氣流布玉衡常理順九天而調陰陽案玉衡常理順九天近刻作五常玉衡理九天品物羣生希奇特出皆在于此天人濟濟不可具記案下狹上廣至此原本及近刻並訛在皆往來也下張華叙東方朔神異經曰上今據十洲記訂正其北海外又有鍾山案近刻脫此八字上有金臺玉闕亦元氣之所含案近刻作所合天帝居治處也案居近刻訛作君下有所字衍考東方朔之言及經五萬里之文難言佛圖調康泰之傳是矣案佛近刻

訛作浮又脫傳字六合之內水澤之藏大非為巨小非為細存非為有隱非為無其所苞者廣矣于中同名異域稱謂相亂亦不為寡至如東海方丈亦有崑崙之稱西洲銅柱又有九府之治東方朔十洲記曰方丈在東海中央東西南北岸相去正等方丈面各五千里上專是羣龍所聚有金玉琉璃之宮三天司命所治處羣仙不欲升天者皆往來也張華叙東方朔神異經曰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

里圓周如削下有迴屋仙人九府治上有大鳥名曰希有南向張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處無羽萬九千里西王母歲登翼上之東王公也故其柱銘曰崑崙銅柱其高入天圓周如削膚體美焉其鳥銘曰有鳥希有綠赤煌煌不鳴不食東覆東王公西覆西王母王母欲東登之自通陰陽相須惟會益工適甲開山圖曰五龍見敎天皇被跡望在無外柱州崑崙山上榮氏注云五龍治在五方爲五行神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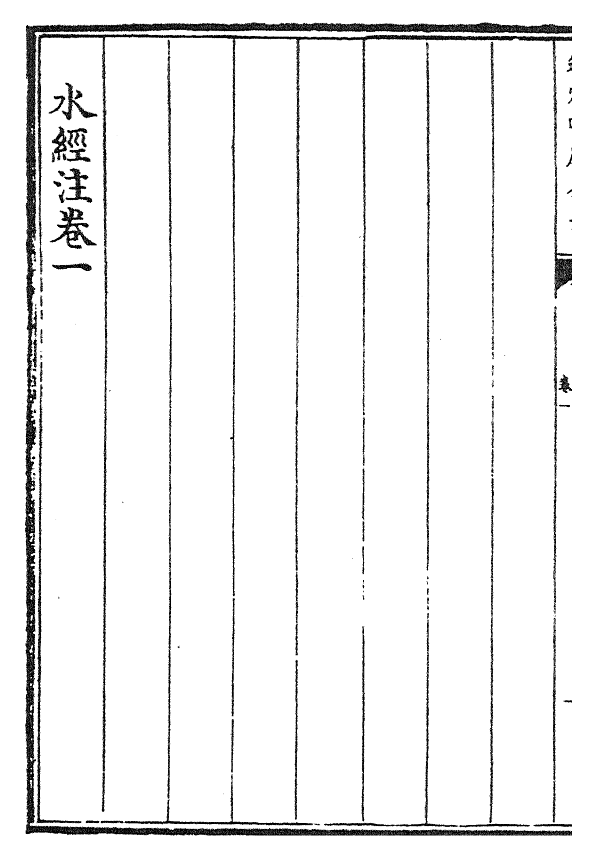
案近刻既五字 五龍降天皇兄弟十二人分五方為十二部法五龍之跡行無為之化天下仙聖治在柱州崑崙山上無外之山在崑崙東南萬二千里五龍天皇皆出此中為十二時神也山海經曰崑崙之丘實惟帝之下都其神陸吾是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然六合之内其苞遠矣幽致冲妙難本以情萬像遐淵案此下近刻衍一渾字 思絶根尋自不登兩龍于雲轍騁八駿于龜途等軒轅之訪百靈方大禹之集會計儒墨之説

孰使辨哉

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案此下原本及近刻有河水冒以西南流七字考山海經云積石之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即今河行積石山南遶其東折而西流逕山北然後轉東北流形勢適合石門當在折西之處不得云西南流也作水經者誤以為河自石門潛行地中而入蔥嶺然後復出故不取冒以西流之語下言入蔥嶺則上不得言其流當是後人見山海經河水冒以西流句與下有石門相連遂掇其語于此又因下文言南入蔥嶺更臆改西流為西南流耳杜佑通典兩引水經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即接以又南入蔥嶺山又從蔥嶺出而東北流絕不及河水冒以西南流七字其為唐時本所無甚明今據通典訂正刪去七字

山海經曰河水入渤海又出海外（案近刻訛作出渤海又海水）西北入禹所導積石山山在隴西郡河關縣西南羌中余考羣書咸言河出崑崙重源潛發淪于蒲昌出于海水故洛書曰河自崑崙出于重野謂此矣逕積石而為中國河故成公子安大河賦曰覽百川之宏壯莫尚美于黄河潛崑崙之峻極出積石之嵯峨釋氏西域記曰河自蒲昌潛行地下南出積石而經文在此似如不比積石宜在蒲昌海下矣（案山海經云海內崑崙之墟在

西北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水經葢本其說後記葱嶺于闐河則又本之西域傳其書雜襲而成故漫無倫次道元則以葱嶺于闐之河入蒲昌海潛行地中復出為積石河葱嶺在今回部葉爾羌西于闐即和闐在葉爾羌東南蒲昌海即羅布淖爾在闢展西南積石山在青海境積石之西五六百里即星宿海今呼鄂敦㙮拉朱思本所謂水從地湧出如井其井百餘者也道元言河之所潛出于積石宜即指星宿海



水經注卷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錄監生臣陸學稼